

思  
州  
文  
学

SIZHOUWENXUE

1998. NO. 1

# 思州文学

景福令主编

SIZHOUWENXUE

1998. NO. 1(总第六期)

date 1/1383/03

# 目 录

## 名家新篇

- 1 汪兆骞（北京） ..... 升腾（诗歌）  
19 阿 毛（湖北） ..... 阿毛诗选（组诗）  
29 林 童（北京） ..... 向现实猛进 向梦境追寻（评论）  
40 顾汶光（贵州） ..... 你好 龙鳌河（散文）  
22 刘丹俊（北京） ..... 看洛夫车上谈杜甫（组诗）  
25 李忠健（广西） ..... 山城行（散文）

## 小 说

- 2 景戈石 ..... 红裙子飘起女人成了花蕊  
41 王元洪 ..... 赛马  
63 夏湘华 ..... 学校来了位女大学生

## 散 文

- 50 杨 坤 ..... 橘园  
48 谢玉和 ..... 母亲  
53 朱 平 ..... 无辜的两巴掌  
56 张明保 ..... 散文二篇  
58 赵桂花 ..... 赵桂花散文二篇

## 评 论

- 32 杨秀刚 ..... 富于地域色彩的风情展示但又交织  
着“困惑与美好”的深切体验

- ## 诗 歌
- 
- 42 好莱坞 ..... 一种哲学与疯子的情歌
- 24 杨正豪 ..... 看思州杂技图片戏题
- 47 刘国琪 ..... 与正豪君思州话别
- 31 夏毓伦 ..... 严防吹拍手

## 47 老 吴 ..... 黑话

54 晏晓明 ..... 神秘的思州傩技

59 范文坊 ..... 洒向人间总是情

61 李晓夏 ..... 从希望的田野上兴起的新星

65 雪 媛..... 府爷的屠夫女婿

景戈石 ..... 封面及版式设计

本期责任编辑：景福令

升

腾

汪兆骞

这是一群矫健的飞鸟  
在蓝天自由翱翔

俯视苍茫大地  
排成“人”字欢快歌唱

风雨中的磨难砥砺  
化作美丽的苦难忧伤

因梦想而追求  
因搏击而悲壮

每只飞鸟都是生命的音符  
于明快中奏出美妙乐章……

(作者系我国著名编辑家、著名作家、大型文学刊物《当代》杂志副主编。此作为《思州文学》杂志的题辞)

# 红裙子飘起女人成了花魁

塞兆玉

景戈石

杨独脚独自一人站在思州龙江河畔的一块青石板上,当茫茫黄昏完全隐去后,他弯下了腰去,把一天时间里辛辛苦苦钓得的七斤来重的鱼,一条又一条地全部放入到河水中去了。他一边放,一边对鱼儿说:“快跑到深水里去吧。俗话说鸟为食亡,看来你们怎么也跑不了与鸟相同的命运呵。千万不要被饵料所诱惑。明天我还会来钓你们的,但愿不要碰上我的钩子。”

杨独脚是思州最著名的石雕师傅。他家世代从事石雕手艺,到他这一辈人已是第四十五辈人了。他爹常告诉给他说,思州因杨家世代相传的石雕工艺而闻名,杨家世代的石雕也因思州的古老而扬名于世。思州始名于唐武德元年,开府于明永乐十一年,是贵州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最先发源地。杨家世代相传的《思州石狮》、《双龙

抢宝》、《犀牛望月》、《孔雀开屏》、《八仙过海》、《仙女散花》等浮刻的石雕,多一鳌子就把宝物或仙人打死,又不能补上;少一鳌子那宝物或仙人就活不起来,懒懒的,一副病态恹恹的样子。

思州城背靠雄伟、高耸的望城坡,其余三面环水。过去,一条宽阔、汹涌,而又蜿蜒的龙江河,带着古朴、雪亮、奔放的浪花与城擦身而过,多情而豪爽地拍打着黄泥土与岩石夹杂的河岸,向东滚滚流去。自唐龙朔二年以后,这条河面上的船只日渐增多,到北宋嘉祐六年,或顺水而下或逆水而上,或停泊在河面上的船,已经多达两千多只。河面上成了繁杂、热闹、人声鼎沸的世界。花船上的歌舞更是日夜不歇。花船就是妓船。每当夜晚时分,河面上那闪着亮光的船只,就像六月里满天繁星,数不胜数,穿流不息。人们可以在船

上直接出售思州石雕等各种工艺品与思州桐油、思州茶叶、思州小红袍桔子、思州土硝等特产。思州人衣食用行等方面所需的食盐、煤油、肥皂、塑料、丝绸等可以从外来的船只上买到。人们甚至可以在外来的花船上买到一个或几个妖冶靓丽的女人。就是这条河流把思州石雕响亮的赞誉远播中国大江南北。杨独脚的先辈们,为开阔眼界,每隔一段时间,就把自己雕刻的一些思州石雕运到湖南洪江、长沙,以及更远的地方去出售。杨独脚12岁以后,就跟随父亲去过一次湖南洪江,两次岳阳。那时,思州石雕系列产品供不应求,一此外地客商需批量的往往要在半年前就开始预订。当然厂里不得不留放少量的石雕产品;一些文人雅士,喜欢带上一两个女人进厂,亲自选购。杨独脚的父亲就喜欢跟文人们打交道。如今因水土流失严重,再加上一些拦河堤坝的阻碍,龙江河已无法通航。但现在的思州石雕,像《双龙抢宝》这种思州石砚与《孔雀开屏》这种浮刻石雕,却远销亚洲、欧洲、美洲等一些国家,如俄罗斯、法国、英国、美国、意大利、西班牙、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人家购买思州石雕,主要是把它作为一种古文化来研究,其次才作为工艺品来欣赏。

思州城里的两条主要街道,解放前全是用一色的六方见棱的宝印石一块块地铺成,两丈五尺宽许。每一块宝印石都有浅度的浮雕狮子或腾龙图像。如今,街中心那两条路面因要加宽到四丈六尺宽,已被改制成水泥柏油路面,余下的依旧保持着原来的面目。从街中心出发,向北偏东方向走不远,便走上一条鹅卵石铺成的小路,五尺宽。顺着河堤流水方向走不到700米,靠在河岸上,一幢半新半旧的木房,院坝边上放着人把高《蛤蟆》浮刻思州石雕的那一家,便是杨独脚家。

杨独脚原名杨山林,因只有一只脚,人们便背地里喊他杨独脚。如今知道杨山林这个名字的人已不多,往往被杨独脚或尊称的杨师傅这种称谓淹没了。杨独脚60开外的年纪,一张宽大的脸,与那干瘦的身板子极不和谐。他时常巴嗒巴嗒地抽着旱烟,拄着拐棍,独自一人去到龙江河

畔钓鱼;目光老是直愣愣地望着那缓缓而流的河水,以及那些露出水面的秃岩石,仿佛在思索什么,又仿佛什么也没有思索。他一坐往往就是一天时间,直到黄昏时分才收起钓鱼杆子。他的头发已落掉了一半多,皱纹布满的额头,让人深味那悠悠绵绵的不平凡的岁月。他成日价都是一副冷漠、蹙着眉头的面孔,但从面庞上看去,却是很健康的样子。杨独脚如今跟他的养女生活在一起。至于从事石雕之类的活儿,他已经是十多年前就不干了。过去,在思州出售石雕,人们就是相信杨独脚;别人做出来的思州石雕一尊卖200元,而他的至少就是翻倍的价,更多的时候是600元或700元。

杨独脚一生无娶,不知是什么原因。没有人问过他,他也没向任何人提起过。不过杨独脚很小的时候,就把生命与思州石雕手艺融为一体了。随着年龄的增加,他已变得愈来愈少与人交往,话也特别的少,仅仅从他紧蹙着的眉头看,他不是一个好交往的人。有时,人们在路途路尾碰上他,见他拄着拐棍一跛一跛,就问一声好或什么的,他多半只是点一点头,微微地,或者哼一声,声音却在鼻子里打转。有一回,一个做生意的中年男人,跑到杨独脚家说,一尊浮刻的《犀牛望月》的思州石雕,能够卖到1500元人民币。不过要带到外国去卖。那中年人说,他愿意出1200元,自己一尊仅提成300元,而且还包括路费及各种手续费用等。杨独脚铁青着脸说:“我弄点饭给你吃后,你就给我走,我早已不雕刻什么。我已老了,还要那么多钱做什么。”那人说:“这年头,有钱能使鬼推磨呀,杨大伯。”杨独脚一发脾气就吼:“你当我是谁人了?咳!难道有钱就可以买到一切吗?钱他妈疤子。我杨山林就是不稀罕钱!”

杨独脚6岁进私塾,从《幼学》一直读到《诗经》、《中庸》、《大学》、《论语》。从14岁起,他还常常偷偷地翻出他父亲的藏书,如《三国演义》、《红楼梦》等书籍来阅读。特别是对《红楼梦》,他读得很专心,一些精彩的细节,他能够背下来。关于秦

可卿那个人物，在杨独脚 18 岁那年，他根据书籍上的描绘，通过自己的丰富想象力，用毛笔在纸上勾勒出了 72 幅人物形象草图。其中那幅《秦可卿的心情与舞蹈》是他画得最好的一幅。那是一个绝世美人的妙不可言的舞蹈。有一种美在画上流淌。他认为那种美，来源于一个无忧无虑的好心境，与一颗宽广博大的胸怀。不过那幅画，除了他自己以外，他想没有几个人能够真正理解其中的含意。因为那种绝世美妙的舞蹈，仅仅只是一瞬便嘎然而止。他所描绘的就是那嘎然而止前一刹那间的神韵。杨独脚还早在 15 岁多一点的时候，他根据思州的地理位置，以及思州的特色，写下了让他老师诧异与惊喜不已的诗词：

重九登高望江楼，盖世桐林遍山丘。  
橙黄橘绿家家有，薇白枫丹处处幽。  
千古雉戏添风彩，思州石雕冠九州。  
纵然不及京中景，傲立华夏亦风流。

这首诗词，至今一直很受人传诵。

杨独脚白天在学堂念书，晚上温习好功课，就跟他爹学石雕。他爹时常教导他说，思州石雕手艺是他们杨家的传家宝，他们杨家能够一辈又一辈地发展到今天，而且发展到了近千人，全是靠思州石雕这门手艺，使他们有了立足之地。传家宝不能失传呀。杨独脚牢牢记住他爹的话，以至他从 12 岁起，雕刻什么图案就像什么。

杨独脚为何只有一只左脚呢？密传说，在他刚上 17 岁那年，他在一个夏日的中午，从思州城东的码头上船，顺龙江河而下，去到距离他家百来里路远的一个堂兄家吃吊唁酒，堂伯去世了。就在那天深夜，杨独脚起来小便，无意碰见并观看了寨上一户人家“扮枫神”活动的全部过程，后被人发现了，遭受人家用棍棒把他的右脚给打断了。“扮枫神”活动，就是一家人之中的夫妇，在凌晨丑时，把衣服裤子全部脱光后，身披倒**囊**衣，头顶铁三角，手持长矛，围着自家房屋周围跑，每跑几步口里便喊出：“杀！杀！杀！”的声音，随后用长矛几戳几戳，说是为了驱神避鬼，保平安。原来这种活动，是十分神秘而严禁任何他人

观看的。假使有人碰见了，应赶忙躲开，而杨独脚哪里知道是那么一回事。当时只觉得很好玩。

直到第七天凌晨，杨独脚拄着拐棍，拖着一只脚才回到自己的家。有人亲眼看见他是从一只挺漂亮的花船上下来的，而且还有两位漂亮的女人扶着他上了思州城东的岸。其中有一位女人的眼睛红红肿肿的，显然她曾痛哭了好几日。

而更多的人，则相信杨独脚的右脚是被一小官吏给打断的。那一夜，杨独脚因遭到“扮枫神”那一家人用矛杆子一撵，他一跑就跑上了一只花船。说他看了那场“扮枫神”以后，受不了那刺激，上船后抓住一女人就干了起来，谁知那女人已被一小官吏包租了一个月。当时那小官吏在另一只花船上与另外一些女人喝花酒，知道这事后，就带人打断了杨独脚的右脚，并逼那女人退还了全部包租银两。民国时期，小官吏就是河霸一个。杨独脚无可奈何。那女人对杨独脚可算好了，她给他包扎了伤口，又在船上好好地调养了他几日，才把他送回思州城。说杨独脚当时已是昏迷了两天两夜，除了水，他已是什么东西都无法吞下去了。女人看见他那样子很心疼，就双手捉住自己的巨乳，挤出那浓浓的乳汁，让乳汁一滴一滴地从他的嘴里浸下去。那女人，就是扶着他上岸时，眼睛哭得红红肿肿的那一位。后来，他与那女人成了红尘知己。

杨独脚只有一只左脚，这是他的痛处，谁愿意去触击它呢。还有一种说法是，杨独脚因不忍看见一财主家的少爷凌辱一良家姑娘，与恶少搏斗所致。他到底是因为什么而没有右脚，至今仿佛像一个谜。当年他的父亲问过一次，他回答得很干脆：“我不知道。”

杨独脚自 19 岁以后，除与父亲承受他人雕刻的活儿外，他每晚至少少睡两个小时，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当初他父亲怕他受不了，因为白天已经很劳累，就劝他晚上还是要睡好觉，说在白天给他两个小时。杨独脚就说：“我年轻，我不晓得累。”做父亲的也不好怎么再说下去，就依了他。那阵子，杨独脚就自己规定，每十天雕刻一尊

石雕像，一个月雕刻三尊。至于到底要雕刻多少尊呢？连他自己也没有一个谱。他只是在心里这么想，雕刻到自己满意为止，一个也好，一百个也好。不过对尺寸倒是作了规定，每尊石雕像高必须在一尺以下；一是矮小可节约工时，二是节约石料。他最先雕刻的是一尊坐式的《秦可卿》石雕像。他认为坐式的比较简单，易于雕刻，可雕刻出来的样子，连他自己也一点不满意，甚至他有些气愤。他知道父亲的技术相当过硬，而且毫无保留地传给了他，但要表现一个人的精神面貌，一个人的神韵，显然还不够，还要靠自己去感悟。第二次，他雕刻的是一尊站式的《秦可卿》石雕像。他也不满意，但他认为比起第一尊来，要形象一些。随后他不断地雕刻出了躺式的、半躺式的、背影式的、仰视式的、俯视式的、侧身式的、微笑式的、哭泣式的、弯腰式的、梳妆式的等32尊《秦可卿》石雕像，手上的皮子脱了若干层，身上的肉也掉了好几斤，时间也花费了三百多天，他却沒有一尊满意。不过他值到欣喜的是，一尊比一尊好。从那尊梳妆式的《秦可卿》石雕像中，他已知道，离把一个人的神韵完完全全地表现出来的时间并不太远了。

没过多久，杨独脚便把起舞式的《秦可卿》石雕像雕刻了出来。从石雕像看上去，秦可卿踩在地上的那一只脚的力正往上移动，抬起的那只脚的力量已经往下压。可以清楚地看到秦可卿抬起的那只脚快要踩下去了，而踩在地上的那一只脚又要抬起。当他完成卸装式的《秦可卿》石雕像时，他连自己都感到大为吃惊。秦可卿薄如蝉翼的轻纱，已经卸在她的大腿上；光滑、细嫩的皮肤与轻纱轻抚的声音，象珠宝一样一颗颗地还在女人面前恬静、惬意的气氛中抛洒，与她脸上那种宁静、深情的微笑，构成一幅明快、优雅、高贵、忠贞的画面。这时，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令人心旷神怡的美，就开始在她所存在的空间流动起来，飘逸起来。有些珍珠溅在女人细腻的皮肤上，极有节奏地一颗一颗地往下移动。秦可卿抿着的嘴唇在微微地开启，仿佛她就要在一种充满人情

味的空间里唱起歌来。她那双深邃而明亮的眼睛，已经向人类泼洒出一种坚实的力量。那种力量，既无声无息，而又势不可挡，像花朵与天地间的对视。仿佛要摧毁一切，又仿佛要建立一切。而她那心中的美好追求就像朝霞一样，从她的眼帘下铺展开去，与那辽远、高深、莫测的天地之间的神韵浑然为一体。她起伏的胸脯已经为世界为人类奏响了生命的颂词与青春的赞歌。杨独脚闭上双眼，仿佛到处都是秦可卿的影子。就是在他睡眠的夜里，也有秦可卿绝世的美溢过他心灵的痕迹。梦里，她甜蜜的微笑仿佛已经洗刷了他的整个魂魄。

不知不觉间，在杨独脚的心中一个更为大胆而崇高的计划在他的脑子里形成了。他要雕刻出一尊无论是高度与大小都要与真人完全一模一样的《秦可卿》石雕像。他不想重复过去，他要雕刻一尊刚出浴一刹那间的《秦可卿》石雕。动手之前，他抽了10天时间把自己雕刻的那36尊各式各样的《秦可卿》石雕像看了若干遍。他要从那一尊比一尊好的石雕像中找到一种真谛，反之又要从那一尊比一尊差的石雕像中找出那些不堪忍睹的教训与不可容忍的错误。后来，他在暗淡的枞木油亮光下，接二连三地毁了35尊《秦可卿》石雕像。唯独对那尊卸装式的《秦可卿》石雕像，他足足想了一个时辰是毁还是留，最后他还是毫不含糊地把它三铁锤就给毁了。他在一种轻微的失落感中，一种更为坚决而又责任重大的使命感仿佛像一团熊熊烈火，在焚烧着他那一颗永不衰老的心。

杨独脚能够雕刻出自己较为满意的石雕，从他内心深处来讲，他非常感谢那条与思州城擦身而过的龙江河，是这条河点化了他的悟性，使他学到了在父亲那里无法学到的新内容。杨独脚17岁那年秋天，也就是在他断了右脚以后两个月的一天夜里，他出走了。与此同时，他还带走了他自己的私房钱。直到第二年夏天的一个深夜，他才走进思州城东自己的那幢木房里。他外出后的那一些日子，在他一生中永远铭心刻骨，他仿

佛得到了高人的指点,使他在石像雕刻上,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巨大收获。

以前,他父亲在给他传授雕刻手艺时,重在逼真、快捷、赚钱等方面上。经过高人的指点后;他放弃了盲目赚取大量钱财的念头,重在神韵、快捷两个方面上下功夫。一尊石雕的好坏,就在“神韵”两个字上;往往一尊富有生命力的作品,价值连城。杨独脚是在龙江河面的小花船上知道这个深邃的道理的。

秋天的后半夜,杨独脚把三千多块大洋放入两个布口袋里,带着一尊《仙女散花》与一尊《孔雀开屏》的思州石雕,就偷偷地的打开自己家的侧门,溜了出去,从思州城东码头下面的桐树林里上了小花船。小花船里就坐着原来的那一位哭红肿了眼睛的妖冶女人,与一个划船的中年妇女。杨独脚上船后,打发了几块大洋给那划船的中年妇女,让她下了船。原来那个哭红肿了眼睛的女人,她的眼睛早就不红肿了,她的名字叫红蕊,现在她的脸上还挂着动人的微笑。在小花船上,两人就像一对夫妻,过着幸福而甜蜜的生活。女人在船上亲自替杨独脚做饭、炒菜、烧茶。他们在龙江河面上任小花船飘呀飘,日子过得悠闲自得。闲下来的时候,红蕊与杨独脚就在小花船上谈论思州石雕。

女人谈起思州石雕来,从下料,到雕刻,到出售,说得头头是道;道理深刻而又让人易懂,特别是对如何才能雕刻出一尊满意的石雕这个问题,谈得非常具体而生动。杨独脚从心底钦佩这一女人。有时,两人探讨起来就忘乎所以,直到天地间或变黑,或朝霞又起。红蕊对杨独脚说:“一尊思州石雕,应该重在它自身的神韵上,让人看上去觉得有灵气。”女人微笑地看了他一眼,就用手指了指龙江河,对他说:“就像这条河流,如果水是静止的,纹丝不动,那这条河,看上去就显得死气沉沉,半点生机也没有。特别是在黄昏或夜晚,看上去就有着一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黄昏时分,太阳的余辉洒在河面上,就像一片瘀积的鲜血,死亡的疆场。而在夜晚,就像一个无底的陷阱,充满

了恐怖。”杨独脚只管点头,从心里信服。一双孩子般无邪的眼睛,看着女人,在听她继续说:“而我们船下的这条河流,如今它在哗哗地向前流去。就是在夜晚,我一个人在这条河上,也不那么害怕。它那清脆的流水声,听起来就让人不感到寂寞,它好像在跟我说话。白天,我趴在船边上,看着那一朵朵浪花,它既好像在唱歌,又像在鼓掌,你说呢?”他只是一股劲地称赞,对面前的这个女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红蕊又说:“所谓灵气,其实就是让人们在思州石雕上看到,有一种类似流水的东西在那上面流动。”

杨独脚与红蕊坐在小花船里,在河面上漂泊了八天八夜后,他们就到了湖南岳阳,在那里登了岸。到达的第二天,他就在岳阳城东一个偏僻的角落,买了一栋连三间的半旧木房。地方虽是偏僻了一点,但临河,环境清洁、干净。起初的三个月里,他们除了一同上街买米买菜及日常用品外,基本上是深居浅出,他们就坐在屋子里,谈论他带去的那两尊思州石雕。一天,红蕊指着那尊《仙女散花》的石雕,对他亲热地说:“无论雕刻什么,你首先得弄清它的内涵。仙女是生活在天上的,或许就是天堂吧。那么她们的生活至少是无忧无虑、快活的样子。而石雕的神韵就在于表现淋漓尽致的‘无忧无虑’与‘快活’,把‘无忧无虑’与‘快活’雕刻在石雕上,让‘无忧无虑’与‘快活’的灵气在石雕上,像水一样地流动,让人仿佛真实地可感可触,这你就成功了。当然话这么说,其实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还得靠你自己慢慢地边雕刻边感悟。任何人无法也不可能一动手雕刻就让灵气在石雕上流动起来。”

杨独脚与红蕊姑娘在湖南岳阳居住的那段日子,两人过得非常地愉快与开心。在晴朗的天气里,他们便带上一些菜与酒,乘坐着一只小鱼船到洞庭湖上去,边品酒,边游玩。日子过得像神仙。每次她站在船头,风把她身上穿着的红裙子吹得高高的,翻过她的肩膀时,他就对她说:“你好漂亮哟,整个人就成了一朵花蕊。”往往这时,她脸上便流动着一种满足而又幸福的表情,微笑

四溢。

到第二年开春，杨独脚就把余下的钱，为女人去湖南长沙购进了一批小货物，让她在家里设一个小卖部。一是可以赚几个钱，再则有个事做，好打发日子。杨独脚实在无法忍受放下手中的铁锤与凿子，还有与他生命息息相关的思州石雕等所带来的痛苦，再说那女人也劝他应该回去把思州石雕雕刻出个名堂来。女人还说，一个大男人要是因为一个小女人而放弃了自己的一切，那是一件不应该的事，也不值得女人去爱那种人。红蕊非常支持杨独脚的石雕事业。他很明白她的心事。又住了一段日子，杨独脚就回到了思州城。

离别的时候，他打算让女人暂时就住在岳阳城东，过一段日子，最多是一两年时间，要么是自己去岳阳，要么是把她的喊到思州城来也就算了。可他回到思州城才一个月，他好像就有些忍受不下去了，去岳阳把那女人接到思州城。他告诉他父亲，说要与那女人成亲。父亲问清来历后，显然竭力反对。父亲说：“她可是妓女呀，我们杨家是世代石雕名家，你说能成亲吗？”儿子说：“她与一般的妓女有所不同。她原来是被人卖到一家妓院的，后来她上了花船拼命赚钱，是为了把自己赎回来。如今她早已不干了。就像人与人不同，有些人见人就下跪，你不是看见村长给乡长下跪，乡长给县长下跪，县长给省主席下跪吗？而我就不同，我只是给苍天与爹娘下跪。红蕊就是像我这样的人。”

女人在杨独脚家只住了三天就走了。走的那天，他要送她到岳阳。她坚决地不要他送，她对他微笑地说：“你忙你自己的去，我一个人回去没问题，只要你过一阵子来看我就行了。你雕刻石雕的时候，多想一下这条河流的流水。你可要时刻把‘神韵’这两个字牢记在心。你成功了，也有我的一份功劳，不要忘了我喽。”从此，关于红蕊女人，便没了音讯。他去岳阳看了好几次，房屋里一大股霉味，已经很久没有人住过。

那时的龙江河面上，有花船七百余只，大商船三百多只，小鱼船五六百只。杨独脚为了寻找

那个女人，他差不多花了一个多月，看遍了来来往往的各色船只，都没有得到一点蛛丝蚂迹的消息。后来，大约过了两年，他在湖南岳阳城东，听到一个打鱼的人说，一个有朝霞的早晨，打鱼人在不远处看见一个年轻的女子胸口严严实实地捆着一块岩石，从一只小船上跳入了河里。打鱼人还说，他把船划过去，就跳下了水，却什么也没找到，而且后来好长一段时间，也未有看到浮尸。杨独脚就问：“她胸口绑着的那块岩石，你想想看，是不是什么石雕？”打鱼人回忆了半天，说：“好像岩石上有什么孔雀图案什么的。”

后来又过了相当长一段日子，雕刻出来的思州石雕根本无人问津，杨独脚迫于生计，就在白天给人抄书，撰写碑文等。在那些无可奈何的日子里，似乎又给他提供了更多的时间，在夜里精雕细刻他的石雕。他的字在思州城也是出了名的，无论是正楷、隶书、行书、草书等，他都写得来，而且很潇洒。这样，挣得的几个钱，他就用于开销生活等。他生活得极清贫，饭里总是掺着玉米粉、麦粒，或红苕之类的杂粮。而菜呢？他几乎是没有吃油，三个月才吃半斤菜油。很多日子他就是烧一锅汤，汤里是自己钓的鱼，不花钱。他省吃俭用下来的钱，就用去买几根凿子，或换上一把新铁锤。偶尔他还写些诗歌自我欣赏，自我陶醉。有些诗词，至今还有人去研究它。比如他描绘龙江河碧潭边晚渡时的生动画面：

日隐前峰规半含，余露如绮散澄潭。

舟冲沙际频惊鸟，人驻堤边曾解骖。

樵子归迟呼渐急，渔翁聚晚语方谙。

层楼静倚重疑眺，一片波光照蔚兰。

至今，人们每当读到这首诗，便想起杨独脚对诗歌的造诣，与他心境之高远。

天一黑，人们就听到杨独脚用凿子凿岩石的声音。“矿矿矿”的声音或大或小，一直响到夜深人静，鸡叫三更时分。当初，左邻右舍的人都不明白杨独脚为何还要去折腾那个思州石雕，因为即使是最玲珑剔透的思州石雕，也是一分钱不值。那天夜里，有一个青年人带着好奇，悄无声息地

刚一爬上杨独脚家的木楼，就被当时的情景骇懵了。只见杨独脚的一只左脚跪在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面前，他右手握着一把鋎子，那鋎子尖尖就伸入到那个赤身裸体的女人的胯下，左手握着的铁锤正轻柔地向那鋎子不停地打去。那青年人想，是不是杨独脚因卖不出思州石雕疯了？真可怜那个女人，落在一个疯老头的手里，赤身裸体女人的周围放着五处枞木油，在燃烧着，亮光照得室内如同白昼。那是一个绝顶漂亮、举世无双的女人。一双大大的眼睛，含情脉脉，勾人魂魄；樱桃小嘴，带着无限的甜蜜在微笑；苗条的身材，婷婷玉立在杨独脚的面前，任他用鋎子去折磨她。那青年人看着看着，嘴里就淌出了口水，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女人的胸部，身子仿佛已经发酥。那女人尖而高耸的一对乳房，足有一尺高，随着杨独脚铁锤的舞动，在晃晃地颤动着。那女人细细的腰枝，腰围最多不过一尺；肥大的屁股在不停地抖动。硕大的肚脐眼，足可以放入一个大的鸡蛋。

那女人的胯下显得很有韵味。而杨独脚的鋎子就不停地往那里面鋎呀鋎。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呢？竟心甘情愿地让杨独脚如此折磨而不发出一点声音，脸上还带着幸福的微笑。那青年人想，是不是杨独脚的鋎子不是钢做成的呢。杨独脚的一举一动都被那青年人看在眼里。也不知过了多久，那青年人看见杨独脚放下鋎子与铁锤，便扒着那女人缓缓地站了起来，样子十分艰难。接着杨独脚就用他的脸去摩擦那女人的脸，后来又用脸去摩擦那高耸的乳房。杨独脚刚把一只手伸入到那女人的两腿间时，那青年人喊了声：“住手！”便跳下了楼去，扑倒要杨独脚的身上。

原来那是一尊刚出浴一刹间的《秦可卿》石雕像。可以说那尊石雕像倾注了杨独脚大半生的心血，是他大半生智慧与财富的凝晶物。无论人们从哪个方面，或从哪一个角度看上去，从那尊石雕像上散发出来的清新、隽永、惬意味道，已经在石雕像上流动。而注视石雕像的人，自然而然

就会想起，在一个宽广无边而又洒满朝霞的小树林时，仿佛面对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她的发上，脸腴上，还沾着晶莹的露珠，总是叫人心驰神往去到那崇高而富有诗情画意的境界里。刚出浴一刹那间的秦可卿，让人看上去，就像刚刚复苏的生命，血液刚刚开始流动，思想刚刚开始奔放；一个崭新的生命，面对一个崭新的日子，一切都充满了新鲜，一切都充满了遐想，生命的灵光已经在《秦可卿》石雕像上，或升腾或环绕，缕缕不绝，无穷无尽。这是杨独脚自己最满意的一尊石雕。他每次与她对视，就好像说上一回缠缠绵绵的情话。他已经从心底明白了，要让一尊石雕像富有灵气，具有韵，那就是必须把自己的生命一同注入到石雕里面去。

那尊刚出浴一刹间的《秦可卿》石雕像，前前后后已经花费了杨独脚三年的所有夜晚。那尊石雕像与真人一样，身高1.65米，整个身子已经没有了一点粗糙感。特别是脸、乳房完全可以用人的脸去抚摩而无半点刺痛感。杨独脚把女人像用鋎子鋎成后，先是用钢片摩擦了三个月，把石雕像上大部份那种粗糙感摩擦去；就为这道工夫，他手上的皮肤脱了两层后，又长出一层，最后又结下了老茧。随后，他又用砖头去擦石雕像，直到把石雕像上所有的粗糙感全部摩擦掉。第三道工序，是最苦最累的一道。人必须用手抓着稻谷去摩擦石雕像。一般的石雕像最多就弄到第二道工序，这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如果要弄到第三道及最后一道，这是极为少见的。无数石雕家一想到第三道工序，就有些不寒而栗。真正做完第四道工序的，绝大多数就是第一、二代石雕师傅，仅仅做出一两件来，作为传家宝用。杨独脚却做得异样专心，他用手抓着一把一把的稻谷去摩擦石雕像；手中抓着的稻谷或被擦破碎了，或因手上流出的血把稻谷湿润了，他才又换上一把新的稻谷。当他完成第三道工序时，他已经抓完了三挑稻谷。每一把稻谷都沾着他鲜红的血液。好在第四道工序，要稍为轻松了一点，他用雪白的棉花将石雕像擦了半个月，就大功告成了。

杨独脚独自凝神着自己用心血雕刻出来的那一尊刚出浴一刹那间的《秦可卿》石雕像，心中就有着说不出的喜悦与高兴。当天夜里，在女儿贵珍等上床睡了以后，他找出两个空杯子放在石雕像面前，斟上天马糯米酒后，就在心中邀请那个红蕊姑娘，与她一起喝酒。他从心灵深处感谢那个女人，是她让他明白了一尊思州石雕必具神韵或灵气的重要性。他每一次端起杯子，就在心里喊一声红蕊喝酒。当自己的那一杯酒喝了下去，而另一杯酒却依然在那里纹丝不动时，他心里就感到格外难过、痛苦，他流着眼泪，把那杯酒倒在石雕像面前的地上。他一连与红蕊姑娘喝了足足36杯酒后，就感到心里有一团浓浓的气体直往上窜，心里闷极了。随即他就上了床。他刚好迷糊地闭上眼睛，便亲眼看见那尊《秦可卿》石雕像的脸庞一变，就变成了红蕊姑娘的脸。红蕊姑娘的眼睛一笑，就见她穿着一身艳丽的红裙子婀娜般地从那尊石雕像上走了下来，坐在他的床沿边，拉着他的手说：“看到你如今能雕刻出这么有神韵，有灵气的石雕，我已经心满意足了。”女人的话声刚说完，他就听到一阵狂风吹了起来，只见红蕊姑娘已经徐徐地从地上飘起，那风吹得她的红裙子呼啦啦地直响，很快地，红蕊姑娘开始升高。杨独脚追着她看时，她身上穿着的红裙子的裙裾已经高高地飘起，翻过了她的肩膀，她整个人已经成了一朵花蕊，正向着那苍穹深处飞去，就像一朵花在飞，愈飞愈高，愈飞愈小……

杨独脚26岁那年腊月的一天清晨，他拄着拐棍上街去买盐巴，在上街的路上，他看到路坎下有一个女婴正在喊死叫生地哭。那哭声甚是凄凉。他拄着拐棍下坎时，脚下的一块岩石一松动，整个人就跌下了两米多高的路坎。他的后脑由于碰到了一块岩石，就昏了过去。待他清醒过来时，那女婴的声音已经哭哑了。那女婴顶多十来个月，好在浑身包裹着烂稀稀的棉片，要不早死了。看着女婴惨白的脸，杨独脚想她至少冷了大半夜。他盐也没买成，便抱着女婴沉重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他还把女婴取了个名字叫贵珍。从此，

他与贵珍相依为命。

贵珍5岁那年夏天，一个横蛮不讲理的中年后生，跑到杨独脚家门上，说贵珍是他的女儿，无论如何他都得把她要回去。杨独脚就说：“你能向我保证永远对她好吗？不管遇上什么困难都不会抛弃她吗？”横蛮人就嚷：“这是我自己的事，我想要就要，想扔就扔。你管得着？马上我就要把她硬抢走。你一个烂瘸子，还敢怎样？哈哈！”“这里没有谁是你的女儿，你狗口的小子，你再在这里嚷，我就要你的狗命。快滚！”横蛮人扬起拳头就朝杨独脚的头部打去，谁知那拳头才在空中挥动，就被捉住了。杨独脚毕竟是半辈子握过铁锤的人，他猛地一用劲，捏得他便唬地跪了下去：“放开我吧，杨师傅。我瞎眼了，我错了。”横蛮人挣脱后，就改变了进攻方式，专门用脚去踢杨师傅无法顾及地方。他趁杨师傅捡拐棍时，就飞起几脚朝他的胯裆处猛踢。也就是那么几脚，把杨独脚胯裆里面的其中一颗蛋蛋了给踢破了，他疼痛得在地上直打滚，随即也就昏死过去了几个小时。而贵珍呢，听说一个陌生人要带走她，吓得早已开后门跑到另外一户人家躲藏了起来。横蛮人看见杨独脚已昏死在地上，怕出人命，只在屋子里慌忙地找了一下贵珍，就赶紧溜走了，而从此以后，杨独脚却落下了后遗症，每逢天气或转晴或下雨，他那东西总要隐隐约约地痛上好几天。

贵珍9岁那年可谓是死里逃生，对杨独脚而言，他也算脱了几层皮。贵珍生了一场大病，住进医院开了一次刀。仅仅那次住院医疗费，不仅花尽家里所有的钱，而且杨独脚还卖了三次血才付清。第三次抽血前，那个医生面对苍白、孱弱的杨独脚胆怯了：“杨师傅，你欠下的那笔医疗费我替你付清算了，你再不能卖血。作为医生，我要对你的生命安危负责。”“我是为了我的女儿，这是我应尽的责任。感谢你的好心好意。”接着杨独脚便从衣服口袋里摸出一张早已写有文字的纸片放在医生的面前。纸片上写着：“我自愿为自己的女儿贵珍付清医疗费而卖血。如在抽血过程中或以后的日子里，本人尚有不幸，一切与医院和医

生等无任何相关。责任全部由本人自负。杨山林亲笔。”纸片上杨山林的名字旁边还盖有他的印章。

杨独脚既当娘又当爹，对女儿贵珍既慈爱又严肃。就是在天灾的荒年，他把极少许的几粒米也全部让给女儿吃，自己吃的全是野菜。他三年没挂一根纱，而贵珍呢，却是每年缝制两套新衣服，他想把她打扮得更加漂亮一些。但他对贵珍的教育却非常严厉，比如什么不准讲假话，不准乱拿别人的东西，对老人要尊敬，对小的要爱护等。贵珍从4岁起，他要求她每三天时间背诵一首短诗，要是她不用心去背，那她的屁股必将遭到细鞭子的抽打。如今贵珍早已当了妈妈，外孙崽长得一副结实的模样。

杨独脚的祖籍在哪里？至今谁也弄不清楚。他父亲告诉给他的，只是说到他这一辈已是第四十五代人了。反正是从外地逃生来到思州的，不是本地人。杨独脚记得清楚的是，他爹时常讲给他听的他们家族的历史。说思州的发达、杨家的兴旺，那是在北宋时期，大文豪苏东坡将所获的《思州石砚》视为“珙璧”之后，一些文人骚客竞相争购《思州石砚》，使得《思州石砚》名声一天比一天响亮，价钱一天比一天高，甚至连一些小地方的无名文人也因拥有一块《思州石砚》而自豪。他爹说，据老一辈人讲，思州石雕厂厂址就有八九处，作坊的工人不下千人。后来呢，又沉寂了相当长一段日子，直到清康熙年间，《思州石狮》被选作大清的宫狮，《思州石砚》被康熙皇帝选作皇宫御砚以后，知府大人因得到皇上的奖赏，便指地建造石雕作坊厂二十多处，大规模生产，挥手召集能够从事思州石雕工艺的人近三千人。到了杨独脚他爹那一辈人的后半辈子，又开始出现极为不景气的状况。

杨独脚学石雕很老实，很卖力，最吃得苦，8岁跟他爹学拿凿子，先是他爹把一些文字写在石块上，让他学雕刻。10岁就雕刻如《黄牛滚幽》、《青蜓点水》、《天池放鹅》等造型简单的思州石雕。18岁他雕刻的一对《思州石狮》，稍远一点，

看起来硬是活的。口里衔着的珠子，手轻轻一触，就能够持续地转动到抽一杆叶子烟那么久。眼睛珠子能转动，传送一种凶煞之神情。那是一个坐狮，一个站狮。被国民政府的县太爷看中后，以500块大洋买走，放在国民政府的衙门口，说是以示政府威严。19岁那年雕刻的《观音菩萨》石雕像，只要你一凝神，就能看到观音那眉毛在风吹拂下晃动，眼睛好像在说话，后被人以350块大洋买走，放在思州城东“观音阁”的楼房里。那两尊石雕，成了他爹生前的两大喜事。每逢人们怀疑地问起他爹，那两件宝物到底是杨山林雕刻的，或是你雕刻的，他爹就把胸口一拍，指天对地发誓：“那当然是杨山林雕刻的，笋子已经高过竹子，我辈不如晚生了。”

杨独脚做梦也想不到，几十年后，曾经给他带来了名声，让他风光了半辈子的那几尊石雕，却被他的养女带着人给砸得粉稀烂。更为叫杨独脚惊诧的是，贵珍还带着一大伙人竟跑到思州城西的“飘香闺阁”木房里，把他曾花了四个月雕刻的那尊《何仙姑过河》的石雕像也给砸烂了。杨独脚身不由己地想起那个关于何仙姑过河的传说，浑身吓得直打颤。据说何仙姑在一个夏天，从思州路过，正巧遇上龙江河里涨大水，何仙姑便从东边踩着水面到西边去。何仙姑刚好走到河中央，这时一群乌鸦便在她头上的天空里“嘎嘎嘎”地乱叫不停，叫声骇人。乌鸦叫，人间抑或天堂都是不吉祥的象征，是厄运临头的先兆。何仙姑一气愤，把手向天空一挥，一群乌鸦便血淋淋地从天上一只接一只地掉落在河面上，没有一只是活的。传说那群乌鸦的鲜血染红了龙江河水。血水七天七夜都没散。神仙岂敢乱惹得起？

养女贵珍参加几次游斗会后，竟被县里面一位新上任的领导，树立为全县的女英雄。虽才是个扎着羊角叉的小姑娘，但却很威风。杨独脚每次与一大群中老年人站在大操场上接受批斗教育时，看见养女从人群中挤出来，站在台上讲话或指手划脚，他就直发抖。她的每一句话，就像炸雷灌耳，使他心惊胆颤。养女的话就是那么管用，

指牛是马就是马，说猪为羊就是羊。养女在大会上说，无论怎样都不准她的养父杨独脚再干石雕活了。

那天中午，杨独脚胡乱地吃了点饭，便躺上了床。他一边用手抚摸着藏在被子下面的《秦可卿》石雕像，一边说：“秦姑娘，如果你在夭有灵，我求求你保佑好你自己，千万不要让什么人来碰你。”杨独脚说着，眼角边就流出了眼泪。他抚摸着，便开始迷糊了。突然，一阵噼哩叭啦的声音，把他给吵醒了。他睁开眼睛，便看到贵珍带着一大伙人在满屋里乱翻。一屋子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只听贵珍对那伙人说：“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石雕像就在这屋里，高度在一米六以上，挺高的。你们仔细找找。仔细找找。”接着一个17岁左右的男学生便走到杨独脚的床前，一把就掀开了盖在他身上的被子。一屋子人都被眼前的情景骇懵了：杨独脚正与那个赤身裸体的《秦可卿》石雕像睡在一起，一只手还放在秦可卿的乳房上。杨独脚赶紧爬下床去，对着一大伙人便跪了下去，声泪俱下地给大家叩头：“我求求你们行行好事，我求你们放过她。要斗死我，打死我都可以，只要你们不砸烂她。”

这时，一个16岁的小姑娘，走过去就给了杨独脚两记耳光：“你这个不正经的东西，睡觉也搂着个黄色的东西。你想毒害我们青少年是不是？”接着五个男学生便一齐跑到床边，争着去拿那尊《秦可卿》石雕。第一个去拿动的人，想一只手搂着她的胯，一只手搂着她的头，把她摔下床去。但搂胯的那只手一滑，没有把她拿起。第二个人也用同样的方法，依然没有拿起。两个人几乎是同时把头一低，往那女人的胯边一看，只见《秦可卿》石雕像的胯边光滑滑的。后来，五个男生便一同跳到床上去，把那尊《秦可卿》石雕像掀下了床。跌落在地上的石雕像，它那双眼睛正好对着杨独脚。他看见它那眼睛珠子已由黑色变成红色，仿佛在滴血，眼睫毛统统竖立了起来。他顿感毛骨悚然。杨独脚只觉得脑里乱哄哄地响，秦可卿那翕张的嘴唇，仿佛在跟他说话：“您为什么把

我雕刻得这么美呢？美是什么？漂亮又是什么？您真的不幸，如今您已引火烧到了自己的身上。难道您就不能把我的外形弄得丑一点吗？倘若那样我就真的丑陋不堪了吗？您应该把我罩上几件破烂的衣服。您老要知道，绝世的美，稀世罕见的美，是没有好结果的。就是人世间也有自古红颜多薄命这种说法。我尊敬的杨师傅啊。”说到这儿，秦可卿的态度显然温和多了。石雕像上眼珠子已由红色恢复到黑色，竖着的眼睫毛已倒了下去几分，随即变为正常。他一爬起来，扑过去就扑在石雕像上面。这时，他在隐隐约约中听到了秦可卿在安慰他：“杨师傅，您老千万不要太难过。其实世上的美是永远无法破坏的。我的美他们砸烂得了吗？就象您的那颗升腾的心，他们能砸烂？劫难难逃，经历一次劫难就是一次升华。您老可要好好地保重自己的身体啊。您老走吧，千万不要为我难过。真正的美永远是无形无状的，任他们去砸吧。”杨独脚转过头去，对着那些学生大吼：“滚开！你们这些笨蛋。你们知道你们将砸烂的是什么东西吗？那是砸烂你们自己。给老子滚开，你们这些忘八蛋。”

其中有四个男学生，这时一下子就碰了过去，二话没说，抓住杨独脚就把他牢牢地按在地上，用一根棕绳子把他的两只手反捆了起来，后来就把他整个人捆在一棵房屋柱子上，让他动也动不得。杨独脚看见贵珍从屋里找出了一把铁锤子，当一个男生接过铁锤，扬起就朝石雕像上打下去时，他仅仅只说了一句话：“它飞了，飞得好高哟，飞得好高哟。”随后便彻底地昏迷了过去。

养女与学生出门时就把昏迷的杨独脚从柱子上解了下来，他们一边把他放在床上，一边还对着迷糊的杨独脚说：“你老人家就是不正经，家里成天放着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像，没事就把手放在黄色的身上乱摸，难道这不是牛鬼蛇神的表现吗？眉毛能动，眼珠能转，奶子能颤动，这简直是个迷惑人的妖精，就该砸！”还说什么我们需要砸烂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女儿走了很

久以后，杨独脚才苏醒过来。他揉了揉眼睛，便下了床，他坐在那些石雕像的碎片边，拾起其中一块小的，看了很久很久。之后，他睁着眼睛就一头猛撞在那些碎片上。也不该他死，养女黄昏时又转回家里去取衣服。原来他养女忘记带换洗衣服了。

贵珍在给他包扎伤口时劝他，说您不该这样固执，凡是封建黄色的东西都要扫除。杨独脚闭着眼，流着泪说：“我们是凡人，我们是俗人，你知不知道？我把你尿一把屎一把地拉扯大，就说我不是你的亲爹，但这么些年来就是喊过来喊过去也被喊亲了。你想一想，我哪点亏待过你？这尊石雕像，难道你不砸就不行吗？再说石雕像也有红色与黄色之分吗？依你们看，还得把石雕像穿上衣服裤子喽？”他看着养女兴匆匆离去的背影，他一屁股瘫坐在地上，双手握成拳头使劲地擂打着自己的胸脯，嘴里喃喃地说：“老天啊，老天。这到底是为什么？这简直在胡闹。作孽——作孽！”他的心里仿佛如刀绞般地疼痛不已。

让杨独脚感到奇怪的是，贵珍自带人毁了《观音菩萨》石雕像、《何仙姑过河》石雕像以后。不但没有遭受劫难，而且没过几年还当上了县革委副主任。兼什么部长、主席、主任等职务一大串。杨独脚想，观音菩萨不再惩恶护善，何仙姑不再显露神通。何况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思州石雕手艺呢，看来要失传了。那天清晨，养女贵珍带着几件换洗的衣服又走了。样子她是要出门去好几天。杨独脚看见她的背影在门口完全消失以后，便转身进了自己的间房屋。他把自己的木架子床搬开，用一把锄头在那里挖出了一个长方形的坑。他流着眼泪合衣躺在那个坑里，用自己的身材去衡量那个坑的大小。他在坑里翻身、仰卧、侧卧，或者转头，体味着一种什么才叫舒适的感觉。他在坑里折腾了半个小时后，对坑的长度还是有些不满意，又用锄头把坑挖长了六七寸，他再次躺在那个坑里时，就有了一种满意的感觉。他爬上坑，柱着拐棍，扛着锄头走到厕所边那个堆放着垃圾的地方，一边挥洒着眼泪，一边用锄头小

心翼翼地掏开那些杂物，把《秦可卿》石雕像的碎片，一块块地全部捡出来。他用穿在自己身上的衣服把那些碎片擦干净，就搬到了他床下的那个坑边。只见他从木箱里找出了几张崭新的布，用一块红布沾着水把那些碎片洗了一次，把一张大的白布就垫地坑里，随后把碎片按原来《秦可卿》石雕像的样子，凑合拢放在白布上。在杨独脚给石雕像罩上红绸布时，他的脑袋里又出现了嗡嗡的声音。隐约中有一小而清脆的说话声：“杨师傅，您老为何又劳神去弄那些碎片呢？您还是好好地安度晚年吧。对于我秦可卿，不管我的外形是完整的或四分五裂，其结果都是一样。您应该明白。”杨独脚停下手中的活，忙说：“秦姑娘，我是凡俗夫子呀，我不能在天堂飞，我也不是一缕祥光紫气可以从地上升腾。我不做这个，我做些什么呢？”他说到这儿，他又迷迷糊糊地听到了一个哭泣的声音。他认为那一定是秦姑娘的声音。于是他继续说道：“秦姑娘，别哭了，我想这就是命运吧。我本来想把你的命运安排得好一点，可是我也无可奈何呵。我也弄不清楚你的命运为什么就那么坎坷，为什么就那么凄惨。原来，曹雪芹先生是想把你的命运安排得好一点的，后来他已身不由己。你可明白他在书中写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这句话吗？书中所写的一切都是假的，唯独只有流下来的泪是真实的，还在烫手。这就是命运啊。”

杨独脚说完后，便无望地躺在石雕像的旁侧。他真想在那个坑里永远地睡下去。永远地睡下去。这时，脑子里仿佛又有一个声音在响：“您起来吧，杨师傅。您老没有必要与我同睡在这个坑里。您的命运还不让您现在就睡在这里。快起来吧，将来还有一些事情等待您去做呢。唉，人们都说，美人是祸水，还举例说，像貂蝉，像妲己等。可我从来就没有害过人啊，您知道他们为什么总要加害于我呢？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我漂亮，因为我是绝世美人。可是我从没害过人，您快起来吧，我知道您也从没害过人，而且还做了不少的好事。您知道您的错到底在哪里呢？您知道

吗？快起来吧。”

随即那个声音便倏而消失了。杨独脚眼睛也懒得睁开一下，但却在回答那个声音的问话：“我知道是为什么呵；我又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当他在坑里连续地睡了两天三夜以后，杨独脚感到异样清醒起来，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很不情意地爬上坑，用泥土掩没了《秦可卿》石雕像。

从那以后，很多很多的日子，杨独脚就独自一人坐在自家院坝边上的一块岩石上，看太阳缓缓地升起后，又慢慢地落了下去。既没有叹息，也没有什么怨气。特别是在夏天的中午，如火的骄阳晒得他整个人都萎蔫蔫的了，他坐在那里也不挪动一下。从脑袋发间流出的汗水沾了他一脸，迷糊了他的双眼，他也懒得抹一把。夜幕拉开的时候，他有时也想到那个何仙姑是不是死了。也许神仙死了。要不，如今有人竟砸烂了她，她也不动一点怒？

又过了好长一段日子，杨独脚拄着拐棍，独自一人去到龙江河里钓鱼。钓一天下来，少则是两斤鱼，多的时候有六斤七斤的。不过，他哪一天钓得的鱼多，便把鱼全部放入到河水里去。钓得的鱼少，他就带回家去。一些日子，杨独脚就坐在河边上，把石子掷到河水里，嘴里说着：“鱼儿你快跑远些吧，明天我要来钓你哟。”很多黄昏时分，他面对着缓缓而流的龙江河水便自言自语起来：

黄昏将阑古诗头，河水轻柔倍清幽。

求名求利人多少，无声唤醒有心人。

……

而在夜晚呢？杨独脚就把偶尔带回家去的鱼，洗干净、剖开，把鱼放在锅子里焙干水份后，再加些辣椒粉、糯米粉、生姜、盐巴等，混合后便放入碓里去舂，舂到鱼与辣椒粉等混合为一体，成为糯米粑样，放入坛子里。将坛子倒置于水中，半个月后就可炒来吃，或生吃，是下酒的上等菜之一。这是杨家代代的名菜，喊叫辣椒鱼。

那天中午，杨独脚正在堂屋里与外孙崽有滋有味地吃着辣椒鱼，还喝着天马糯米酒。这时贵

珍带着一大伙官模样的人走进了家门。往常，他见女儿带来客人，便独自回到属于自己的那间房屋里去。不过他养女已是极平常极普通的人，已经是好多年没带过官模样的人走进这个家门。人家没事也不愿进这个极平常极普通的家。他心想莫不是女儿又红火起来啦。这使他想起龙江河面过去航行的情景：一只只船顺流水向下开去，一只只船逆水向上开来。他赶紧收拾碗筷子、杯子等什么的，正准备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贵珍却已站在他的面前：“爹，碗筷您放着，我来收拾。”同时把一个官模样的人介绍给她爹：“这是从省里来的钱厅长，是专门来我们这里开发思州石雕系列产品的。他想跟您谈谈。”

钱厅长可算是一个大人物。他出手大方，仅与杨独脚第一次见面所带的礼品便值人民币两千多元。他气魄也挺大，秘书、科长等随从人员就是十八人之多，看样子是个干大事的人。钱厅长当着贵珍的面，对杨独脚说：“杨师傅，您只要把您的弟子与师弟召集拢来就行了。您老这么一大把年纪，也用不着您老每件石雕都自己去弄，您主要是负责技术指导与把好质量关。至于其它的事宜，诸如建厂房，招临工，投资等等均由我们负责，按一个200人的工厂算，计划200万元的投資，应该是没问题了。至于您老的待遇，我们绝不亏待您。我每月给您固定工资2000元，同时还从石雕销售纯利润中提成3%，按最低月纯利润10万元计，又是3000元，合计下来就是5000元。半年后，您还可以转为我厅正式国家干部，像您这样的年纪，就按退休干部对待拿退休工资。我厅还可以在省城分一套住宅给您，您不为自己，也可以替后人作想啊。您有什么要求，什么困难，请尽管说，别客气，以后我们可就是一家人了。”

杨独脚似乎没有想一下，就拒绝了钱厅长：“俗话说，钱是身外之物，如今我已大半截入土了，还要那么多钱做什么。再说，我人老糊涂了，也弄不出好的石雕来。现在我的手连摸鏊子都没有力气了。我看您还是另外找人吧。别耽误你们的时间。”说完，杨独脚站起来，便独自一人回到